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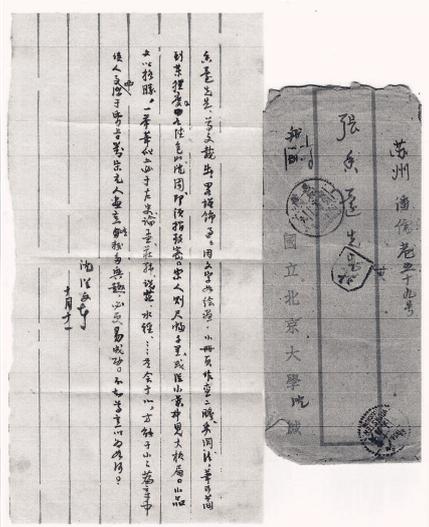


謠言是如何诞生的

音容宛在漫思忆

——纪念沈从文先生逝世 30 周年

张香还



▲沈从文写给本文作者的信。
 ◀1980 年，沈从文于家中。(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)

阅读前沿

王道——沈从文的一张书单
 乔丽华——鲁迅笔下的「革命咖啡店」是哪一家？
 王建军——巴金「送」文为友情
 薛冰——自是芳华能修远

每周一书



《建筑的性格》

简照玲著
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
 定价：95 元

《建筑的性格》是建筑摄影家简照玲用 10 年时间，走访百座世界经典建筑，追寻它们的历程，体悟“建筑观看之道”。她以专业建筑摄影师的视角，开启阅读当代建筑之窗。她相信，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个生命个体，有建筑师赋予的先天性格，也有使用者注入的后天气息。我们阅读建筑，建筑也阅读我们。

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 19 位建筑大师的 34 件经典建筑作品，其中有 12 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，他们的性格决定了建筑的轮廓、意象、生命和境界。作者从“物性、感性、理性、觉性、灵性”五个方面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看建筑的方式，让读者如临现场，如识其人，重回辉煌铸就的时光。

30 年时间，忽忽已成过去，沈从文先生逝世也已经 30 周年了。当年，张兆和先生用毛笔书写寄来的讣告，还留在我的身边。施蛰存先生当时用十行笺书就的挽联稿，也仍然留在我的身边：

沅芷湘兰，一代风骚传说部；
 滇云浦西，平生交谊仰文华。

一字一句，都在倾吐沈从文对中国文坛抹煞不掉的卓越贡献，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。

沈施相交于 1929 年的上海，抗战期间，又曾同处云南昆明一隅。教课之余，两人常常结伴涉猎街边的一些冷摊，一个寻觅“黑老虎”（碑帖之类的俗称），一个找寻一些瓶瓶罐罐。于今，一切都成过去。那一天，看罢施蛰存挽沈从文联，我们相对默然，只见他手中握着的半支云南雪茄，吐着缕缕白烟。人死，毕竟终会引起悲痛。庄子提倡“人死击盆而歌”，也毕竟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。

他的拳拳之心，像正在掏出来

我认识沈从文先生，还是在抗战胜利不久，一次偶然的投稿。这时，从文先生也刚从西南联大复员返还北平，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。同时，正在主编天津《益世报》的《文学周刊》。当年的我则是一名在敌伪区经历了抗战八年，胜利后又四顾彷徨，只读了几年书的失学小青年，先后给当时凤子、柯灵、唐弢诸先生主编的报刊

文学副刊学习着写一些稿。1946 年的下半年，我在故乡小巷深处的读报处，忽然读到一份沈从文主编的《文学周刊》，一时兴起，就写了一篇习作，寄了过去。不久，竟收到了用“国立北京大学”信封寄来的热情洋溢的长信，并附还了我的原稿。

这封信是这样写的：
 香还先生：

大作拜读，极好。只是字太难认识。以编者写草字能认识尊文，犹十分费力，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。因恐错误，易失本意，故特寄还。尊文若乐意发表，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，标点也明白具体，用一定行格稿纸，可以省编者改字、加标点、计字行精力，也可以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。据私见，此虽小事，亦作者一种义务，且近于道德，因本人若尚吝嗒气力，不能将文章写得完完整整，怎么好意思费他人精神？推己及人谓之恕，话若迂腐，亦大有道理也。不知尊见以为如何？

又“百夫长”似在译文上用，趣剧上用，普通恐得找个代替。队长、甲长、团练长、连长、特务长，都现成名辞，惟百夫长近外国古典，似得改改。正如有人称先生为“员外”“相公”，雅趣而不切，不甚相宜。

又私见，字能耐烦写得清清楚楚，占去作者时间较多，作者不以为意时，即必然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多用点心，更仔细安排得好些。（熟人中卞之琳先生，每有译

著，如排印齐整，而标点亦不苟且，真可示范。）事虽琐屑，但想想，如系将稿寄给最挑剔文字之编者过目，排出后又照例有个十万读者来看，作者就会觉得细心处理为必需了。闲话一堆，不以为意，幸甚。

并候著安。

沈从文顿首
 九月五日

沈从文热情，更突出的是他的这份诚恳执着，和一丝不苟的态度。他耐心地条分缕析，全为了让你心悦诚服；接受这一份写作者理应遵循的意见。他的拳拳之爱心，像正在掏出来。我过去从没听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也从没有在这方面认真思考过。我确实幼稚和无知。于是，不容任何犹豫，赶紧找来纸墨砚，端端正正，誊写清楚；然后，寄给从文先生。

这篇题名《风景》的习作，没多久就刊出于这一年 10 月天津《益世报》的《文学周刊》。显然，刊前曾经过了认真的修改、润饰；真是点石成金。不论人物的刻画，还是语言的个性化，都是当时的我无法达到的。由此，我得到了极大的启发，宛如亲身上了一堂从文先生精彩的写作指导课，一时有无法言说的痛快。这在过去的投稿中，也是从不曾遇到过的。

随后，就收到了刊载我习作的报纸。还有，一份经过了毛笔修改的我的原稿。此外，还不嫌其烦，附来了一封信。信上写着：
 香还先生：

尊文载出，略增饰过。因文字如绘画。小册页作查二瞻（清代画家查士标）、奚冈（清代画家奚铁生）法，笔可简到某程度。如陆包山（明代画家陆治）、沈周（明代画家沈石田），却须稍致密。宋人则尺幅千里，或从小景中见大格局。小品文以格胜，一举笔似亦必于左（《左传》）、史（《史记》）、论（《论语》）、孟（《孟子》）、庄（《庄子》）、韩（《韩非子》）、说苑、水经（《水经注》）……有会于心，方能于小小篇章中使人事凸浮于纸上。对宋元人画意有较多兴趣，必更易成功。不知尊意以为如何？

沈从文顿首
 十月十一

沈从文用寥寥的笔墨，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习作者，还要作进一步的写作指导，是不曾想到的。他讲述文章与绘画，实同出一源；以及两者关系。从而启发我，教导我，写作散文、小品，要注意从这两方面多看、多读，融之于心。这又是给我上的一堂课。他仿佛是一名园丁，冀求通过一次次耕耘，务使幼小者能茁壮成长起来。

他的书信，就是他情感的一部分

此后不久，出之于柯灵先生的帮助，我进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书。由于功课多，就再没给沈从文先生写稿，也就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了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